

# 浮想機器人



自由談  
周軒諾

日前跟家人到灣仔某酒樓飲茶，剛坐下就發現有一台機器人在大廳內服務。機器人外形簡單，其貌不揚，白花、矮矮的，不像電影中出現的那般吸引，但卻矮小精幹。它負責簡單的傳遞茶具、碗碟、紙巾工作，沿着大廳通道緩慢地來回行走。

孩子們看見這個會移動的東西，像發現新大陸似的，喜滋滋地跑過去圍着它，有幾個調皮的男孩為了「刁難」機器人，故意站在它面前堵塞去路，機器人卻機靈地懂得繞路或掉頭走以避開眼前的障礙物。小孩們仍不收手，又再過去擋着它，如是者，機器人便不斷轉來轉去，讓人哭笑不得。

茶樓裏那個機器人，令我細想在科技日新月異的今天，或者若干年後，究竟還有哪些工作是不會被機器取代的？

當機器人被輸入程式和指令執行任務，它就如同活人一樣，做得有板有眼。既然機器人可以跟真人一樣，能說話，能接收信息，就代表正常人能做到的它亦能做到。那以後司機、農夫、律師、教師、廚師、會計師、工程師、設計師、銷售員、送貨員、清潔員、維修員、保安員、警員、消防員、醫士、護士、士兵都有可能被機器人取替，聽起來像科幻電影的情節吧？這是天方夜譚、遙不可及嗎？未必。尤其人工智能（AI）聊天機器

人ChatGPT已經愈來愈普及，證明機器人有自己的思想並非夢話。有朝一日，電影中出現的遍地機器人景象，有機會實現。

既然什麼事情皆可由機器人代勞，那麼還有行業是不可能被機器人取代的嗎？有，那便是設計機器人、生產機器人及維修機器人的專家與科學家，當機器人故障、失靈時，總得有專才「醫治」它們吧？

可是，當有一天，機器人發展到可以自行生產機器人，即是可以自己生產同類，而且能夠修理自己，那麼人類的存在就變得多餘了，因為機器人那一刻已經萬能與無敵了，再不需要人類。是不是又覺得很無稽、匪夷所思呢？「機器懂得修理好自己、醫好自己？沒可能的！」錯了，凡事無絕對。一千年前，無人會相信人們能坐在一架叫飛機的物體內，就可以在天空上穿州過省、周遊列國；一百年前，也無人會相信人們能透過一個叫支付寶的軟件，就可以不帶錢上街消費購物。然而，曾經的不可能都變成了可能，所以，機器人自己能製造自己、維修自己，說不定哪天會成真。

原來，不可被取替的人，唯有機器人而已。

現今，手機都可以當鑰匙開門了，帶一部手機出門，已經集齊付款、拍照、錄影、聽歌、看球賽、看電影、直播帶貨、地圖、找資料、儲存文件和門匙的功能，當然，大前提是能夠上網。不曉得未來機器人主宰地球時，還需不需要上網呢？



▲平安里地鐵站內的中國風燈飾。

# 「地下藝術空間」



市井萬象

近年來，北京市在大力建設地下軌道交通的同時，注重站點的藝術設計，給乘客帶來藝術享受。

新華社

# 有色同寒冰



文化什錦  
鄺凱迎

「有色同寒冰，無物隔纖塵」乃唐代韋應物（也有稱是元稹）《詠琉璃》的詩句，傳達出琉璃具有璀璨奪目的誘人風采。琉璃是古稱，與玻璃及料器稱類，其差異在於其混合材料不同形成不一樣的晶態；西亞統稱為玻璃。

戰國《穆天子傳》有記載：「周穆王登採石之山，命民採石鑄以為器」。這裏所指的器，當時稱之為瑠琳，古意指美玉，解讀為琉璃，即古代玻璃。東漢王允的《論衡》亦有記載：「消煉五石，鑄以為器，磨礪生光，仰以向日，則火來至」（當時有以聚光鏡點火，而聚光鏡材料是用熔煉得的玻璃加工拋光製成）。這些留存下來的古文獻，記錄了西周至漢代距今二三千多年前先民已能煉石提取琉璃的工藝及製成器物。亦有傳說關於其起源是在兩千五百年前的春秋年代，越國有范蠡（亦稱陶朱公）造劍之時，熔煉鍛錘時發現了這種半透明的物質，色彩斑斕，流光溢彩，越國君王勾踐極為驚訝，稱這物質為流蠶，及後循其同音名為琉璃。但考古研究，琉璃早於距今三千多年的商周時期已出現，流蠶之說乃范蠡與西施的愛情傳言而已。

自商周到戰國，出土的琉璃製品紀錄有料珠、管珠、蜻蜓眼、琉璃璧、琉璃杯等。漢代更是一個承前啟後的年代，二〇一一年江蘇盱眙縣大雲山西漢江都王陵出土了一套共二十二件夾雜灰白色及淡綠色、呈半透明的琉璃編磬，最大有五十厘米，這是首次出土文物中以琉璃為材料的編磬。據報道拿術槌敲擊，發出清脆的聲響；大雲山西漢王陵出土文物數量不少，種類複雜，這套編磬證明琉璃已是當時取代玉石的工藝材料。

琉璃有「外來說」和中國「本土創」的說法，其出現如先前所指范蠡在冶煉青銅劍過程中，使用了石英砂混合了草木灰，因高溫令兩者熔化而出現。專家也通過實驗證明，草木灰是助熔的主要元素。三國時期吳國人萬震的《南州異物志》有指「琉璃本質是石，欲作器，以自然灰治之」。

在亞洲另一端，考古學家在開羅近郊的古埃及十二皇朝墓地利什特（Lisht）發現有玻璃工作坊遺址，年代距今三千多年，從此推論，玻璃在當地早於公元前二千年已出現了；而文獻方面最早見於傳說成書於三千五百多年前的《舊約全書》，其中提及玻璃是「黃金、玻璃不能與智慧相比」。有關玻璃的製造，在巴比倫與巴格達地區之間出土的（約在公元前七世紀）一片楔形文字泥板文本，記載了有關製作原料配製方法，但因破譯楔形文字而有爭議。

從相關文獻看來兩地生產是有所先後，但以「外來說」作結論亦有點牽強，主要是對出土琉璃的科學分析發現漢代和之前朝代的樣品，含有無機化合物一氧化鉛（化學式PbO）佔大多數，此外亦含有不少氧化鋇（化學式BaO）；中國古代琉璃所含有鉍的化合物元素是其他國家及地區的古玻璃所沒有，著名學者李約瑟（J. Needham）亦指出含鉛元素的玻璃器在西亞也是不見的。至今國外對中國古代技術發展的觀點是：中國早期的琉璃珠與西亞埃及的鑲嵌玻璃珠相似，估計當時已有貿易來往；鉍及鉛共存是中國古琉璃的特徵，主要在戰國及西漢時期。中國科學院院士袁青亦確定含量高的兩項元素的是中國特色。與西亞帶有鈉、鈣元素成分不同，也可以解釋存在「本土創」的理據。

琉璃被稱為中國五大名器之一，與金銀、玉翠、陶瓷及青銅並列。其

物質在高溫下有一定的可塑性，製作成器在亞歐各地有各種方式，如西亞幼發拉底和底格里斯兩河流域的以範模澆鑄及卷芯而製成，埃及的鑲嵌珠（又稱為蜻蜓眼），羅馬的吹製技術、壓鑄、雕花及鑲嵌法等等；在中國似以模範、鑲嵌及壓鑄等工藝皆有具備，其造型以仿製青銅器物及玉石，如越王勾踐劍的劍格上鑲嵌兩塊琉璃代玉石作飾物、江蘇徐州漢代楚王墓出土的琉璃杯及琉璃蟬、河北省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墓中出土的琉璃耳杯、鑲琉璃銅壺及碗、罐等盛器。

近年考古發掘出土的戰國漢代的琉璃器，透明度多不高，器體較薄而具有玉質的溫潤質感；其器物上的紋飾有雲紋、谷紋、蟬螭紋、獸面紋或柿蒂紋等，是中國古代才有的工藝飾紋，代表了中國民族文化的藝術特徵。

東漢王侯墓葬出土文物中，亦見一些具西亞風格的玻璃器皿，是早年經絲綢之路通商西域的貿易貨物，其特色是硬度高，其造型與中國古代器型相異；二〇二一年南越王博物館舉行的「四海通達：海上絲綢之路文物聯展」，其中一件從過百玻璃碎片修復的綠色玻璃瓶，是在廣州的五代十國南漢開國皇帝劉岩的陵墓康陵出土，這件侈口方膊鼓腹的玻璃瓶，與伊斯蘭玻璃器形及裝飾相同。這有如「寒冰」的器物，兩千多年來經水陸之絲綢之路隨商貿貨品流轉，有使各地工藝融和、創新及提升質素，展現東西文明的交流效果。



▲闊口獸耳羊紋飾玻璃甌。作者供圖



▲火焰紋飾玻璃杯。作者供圖

# 超市遊記



HK人與事  
文秉懿

最近總是聽到有關香港人到深圳逛超市的消息，不但有文字報道，圖文並茂，還有電視台記者到現場訪問香港人。本來我不太相信到超市購物也可以成為廣受歡迎的消閒活動，不過當旅行社推出前所未有的超市旅行團，而且頗受歡迎，於是我也趕潮流參團了。

我本着獵奇心態出發，親身經歷是在朋友圈內的發言資本，不然只有聽的份兒。團費便宜是最強的支持點，即使只離開香港一天，也算是外遊，帶來滿足感。

超市是獨立建築，面積大，樓底高，就像貨倉。超市遊人眾多，意料之內，所以見到人山人海的熱鬧景象，的確感到興奮。貨架上排列各式各樣的商品，只是看看，心裏也樂得開花。人人推着巨大的購物車，只見零食風姿綽約，麵條秀色可餐，新鮮製作的蛋糕風華正茂，水果頻送秋波，清潔用品婀娜多姿……車子上堆滿貨物，似乎不需要考慮花費。大家都認為這家超市的定價低，在這兒消費，比在香港來得划算。

最能夠吸引我的是試食攤位，食物的分量小，一口吞下，肚子意猶未

盡。可喜的是淺嘗即止，令人更加回味無窮。當然免費這個條件是其魅力根柢，只要不用花錢，就吃得開懷。

不少人有備而來，誓要滿載而歸。他們付款後努力把貨品放進行李箱、大背包。類似情況我在韓國的樂天超市見識過，想不到在深圳再度見到這種盛況。不過訪韓的香港顧客把貨品包裝，然後到超市的快遞公司把箱子寄回香港；訪深的卻是親力親為，自己把沉甸甸的收穫搬回家。我買了水果，證明不枉此行，就心滿意足地離去。

老實說，身在大型貨倉般的超市，琳琅滿目的貨品，幾乎每一件都性價比高，加上周圍滿是積極購買的訪客，營造了濃烈的消費氛圍，置身其中難免受到影響。我主要是無力搬運太多，只好輕鬆出行，瀟灑回家，也是享受。其次，旅行團行程緊密，團員逗留超市的時間有限，這就減低了瘋狂購物的機會。

多年前屯門市中心曾經開設這類型超市，我每隔三至四星期，駕車去那裏購物，每次都是推着兩輛購物車到停車場，把車廂填滿。不過後來這家超市結業，之後香港似乎再沒有出現這種規模的零售商店，深圳的超市再度燃起我逛大型超市的興趣。逛過一次，滿足了。

# 專注與聆聽



自我完善  
米哈

我們正生活於一個鼓勵大家發言的時代。老師訓練我們公開演講，社交媒體促使我們更多地表現自己，而媒體科技的普及更令人成為自媒體，踴躍開頻道、寫帖子、發表意見。與生俱來的聆聽，竟然成為了一種極罕的行為。

你上一次真正感受到有人在聆聽你是什麼時候呢？根據微軟公司一項於千禧年後進行的研究，人類注意力的持續時間已經從平均十二秒下降到僅僅的八秒鐘。換言之，我們的專注力比金魚更糟糕，我們沒有耐性去聆聽，更遑論深入的真正溝通。

在《你都沒在聽》(You're Not Listening)一書，作者凱特·墨菲 (Kate Murphy) 以身為新聞工作者的訪問經驗，加上不同地個案分析，試圖力挽狂瀾地拯救「聆聽」這彷彿快要失傳的技能。

作者提到的其中一個案例是娜歐蜜·亨德森 (Naomi Henderson)。亨德森的工作是主持「焦點小組」的訪問者。焦點小組是質性研究的一種方法，以通過詢問和面談的方式採訪一個群體以獲取對某一特定內容的觀點或評價。

在長達五十年的職業生涯，亨德森一共主

持了超過六千次的焦點小組，她的服務對象遍及各行各業，從賣雞的肯德基，到選總統的克林頓，都曾經參考亨德森的「聆聽結果」而作出策略部署。那麼，亨德森的過人之處是什麼呢？

作者發現，亨德森有一種令人感到舒適地和她交談的特質，這特質的具體表現在於她的姿態：她總是冷靜、專注、從不交叉雙臂或雙腿，而最重要的是：她似乎總有充足的時間來陪伴你、聆聽你。

充足時間，是一次良好溝通的必然條件。記得有一次，一名藝術家跟我投訴有一位電台主持極不尊重藝術，我問：「他怎麼了？」藝術家說：「他跟我說節目只有半小時，你不用每幅作品都詳談，大可以隨便地選兩三幅深入聊聊。」我想，那主持說的大概也是他改變不了的事實，畢竟節目長度有所限制，但就是那一份趕急，加上那「隨便」一詞，

令人感到不被尊重，不想多說下去。

除了給予時間，一名優秀的聆聽者必須對他人感到好奇，並且懂得以恰當的方式回應。試想一下，你有一個朋友跟你說他剛剛失去了工作，你會怎樣回應他呢？即使在你真的關心這朋友的假設下，不少人的回應也是「我很抱歉聽到這個消息」。這樣的回應沒有「錯」，但卻沒有可以令對方繼續談下去的空間。對於一名好奇心的聆聽者，他的回應則是「那你一定在困擾吧？你最擔心的是什麼呢？」當聆聽者專注於什麼讓對方困擾，對方便會開放訴說。

一個善於聆聽的人，往往在對話中說話比較少，這是因為他對別人的好奇大於表現自我的慾望。在書中，作者提到波士頓學院的社會學家查爾斯·德伯 (Charles Derber) 的研究，他認為，人類有兩種基本的對話回應：支持回應 (support response) 和轉移

回應 (shift response)。

舉例，你的朋友說：「前幾天，我的狗兒跑走了，幸好之後我找到了牠。」若然你的回答是「是嗎？我的狗兒倒是從來沒有跑掉過呢！」那就是轉移回應，即你把對話的重點轉移到了你自己身上。相反，若然你的回應是「是嗎？那你最終在哪裏找到你的小狗呢？」那就是支持回應，即你展示了同情、關注對方的處境，並且好奇地想知道完整的故事。

轉移回應是自然而普遍的人類反應，因為人總是自我的，但若要你成為一名良好的聆聽者，那便要學會、習慣給予支持回應。此外，人的自負也會阻礙我們給予支持回應，承以上的情況，當你相信小狗跑掉是有特定的原因，你或許會回應說：「其實，你不認為牠跑掉是因為x×嗎？」

這反問的方式，貌似支持回應，但事實上卻是一種偽裝的轉移回應，而你不能不這樣問的理由是：你既知道要作出支持回應，但又不想自己的想法被忽視了。的確，只有學會叫自己的內心聲音安靜下來，你才有可能成為一名善於聆聽的人。

▲凱特·墨菲著《你都沒在聽》(You're Not Listening)。

